

則天女皇



154/1-2
1563
3

BK25 122

則天女皇

王丕震 著

269113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3

则天女皇

Zetian Nü huang

王丕震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67,000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12 插页: 3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1,000

责任编辑: 王德昌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统一书号: 10158·950

定价: 1.85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武则天一生的故事。大体可分三个部分：（一）武则天进宫的前前后后；（二）武则天要当女皇的雄心及其采取的残酷手段；（三）武则天称帝后，安定国内的措施和巩固边疆的对外主张。作品中既写了武则天官场上道貌岸然的活动，也写了她在私下的个人生活；既写了她的聪明才智，也写了她的狡猾和毒辣；既写了她的冷酷和专横，也写了她那情意绵绵的感情……作者根据史料和传说，多侧面地塑造了武则天这个人物，形象是鲜明的，故事比较生动。通过这部作品，可以使我们看到初唐时期，一幅幅有声有色的历史画面。



作者近照

目 录

一、	女皇出世	1
二、	入帝王家	21
三、	脱颖而出	35
四、	才人出家	55
五、	尼姑生涯	68
六、	武曌回宫	90
七、	硕贞起义	107
八、	废王皇后	117
九、	斩草除根	139
十、	砍擎天柱	161
十一、	龙门双星	176
十二、	虎毒吃儿	195
十三、	气死高宗	234
十四、	敬业起兵	259
十五、	宗族谋反	273
十六、	任用酷吏	290
十七、	女皇登基	308
十八、	政通人和	322
十九、	平定边患	339
二十、	神皇归阴	353

一、女皇出世

“呱呱”，一声婴孩的哭声，划破了长安的夜幕；随着鸡声喔喔，顿时黎明。长安平康里工部尚书武士获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三个年轻丫鬟，头不梳衣不整，一个跟着一个睡眼惺忪地跑进一间矮屋里去。隔了一会儿，由两个丫鬟扶着一个年约二十七八岁的小妇人，只见她披发皱眉，面色苍白，一步一步地走进内院去了。另一个丫鬟用一件衣服裹着一个婴孩，跟在妇人后面，婴孩的哭声特别尖，一声比一声哭得紧，好象要把这个世界哭破似的，她的声音惊动了整个大院，各个房间里的人都被吵起来了。

一个四十五六岁的妇人，沉着脸，含着一股怒气，从正堂屋的偏房里出来，边理着身上的衣服边喊：“云香！云香！”

这就是工部尚书的夫人相里氏。隔了一会儿，抱孩子进后院的那个丫鬟，忙来到相里氏面前，相里氏问：“哪来的孩子哭？”

云香说：“禀夫人：二夫人在厕所里生了一个千金。”

相里氏从鼻孔里冷笑一声说：“她又不是没有生过娃娃，怎么会生到厕所里去？真是一个死人！好在生个赔钱货，

若是个儿子，以后武家不知要怎么臭哩！”

工部尚书武士彠要去上朝，穿好朝服，从后院走出来。相里氏一见就说：“恭喜老爷！贵夫人生了个千金，够你受用了。”

武士彠心情不好，又听夫人说了这么一句带刺的话，多少有点生气，但什么也没说。

相里氏接着说：“昨天你还念着她进门跨的是左脚，准生个男孩，我说她怀在肚脐眼下是个丫头，这回你可信了吧？”

武士彠因赶去上朝，不想答话，自个走向大门。相里氏大着嗓子，不放过地说：“生儿子要有那份福哩！”

武士彠听了确实刺耳，回头看了一眼，忍着气走出去了。

说起武家，不是名门大族，家住并州文水县，原是做木材生意的商人。隋朝末年武士彠得到他老岳丈的推荐，当过鹰扬府队正。唐高祖李渊当太原留守时，他投奔到太原，当行军司铠。攻下长安后，拜武士彠为光禄大夫，后来升为工部尚书。从外表看，武士彠对人很热情，也很精明能干，实际没有多大本领，有点生意人的特点。是个“见着先生说书，见着屠户说猪”的人，当年高祖李渊登基后，他对李渊说：“将要起义的一个晚上，我梦见唐公进了长安，身穿袞龙袍，脚踏无忧履，端端正正坐在显德殿，我早知道你要登基。”

李渊毫不客气地说：“当时你是王威党，根本是反对我的。现在事情成了，你说这话，不要来取媚！”

虽然当时武士彠也红了红脸，但还是说：“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怎敢在圣上面前撒谎？”

武士彠的元配夫人是相里氏，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叫元庆，二的叫元爽，都快成人了。由于自己的官当大了，嫌相里氏泼辣难处，在四年前四十三岁头上，又找了一个二十四岁的杨氏做继亲，这一来，家里就增添麻烦了，不是为了缺吃少穿，而是为了大小老婆中间的争风吃醋，弄得现在已是四十七岁的工部尚书武士彠，对相里氏软说不服，硬压更不服，整天为这事发愁。

相里氏是文水县一个在隋朝当过将军的绅士的女儿，从小在家过惯了骄宠生活，她从嫁给武士彠那天起，就降伏着武士彠，不让他抬头。稍有口角，她就说：“走！找我爹去，你在我爹面前敢分辩，我就恭维你。”

说了这话后，如果武士彠还不服的话，她就马上要喊家里的仆从，扬高嗓门说：“快去喊大将军来，就说武士彠在欺压小姐了。”

这一下武士彠肯定要阻拦仆从不能去，还要向相里氏赔礼道歉，才能平息下来。后讨的杨氏进门后，一来她年轻，二来出身微贱，最初她待相里氏象对婆婆一样，左一声姐姐，右一声姐姐，捧得个没完没了。杨氏很聪明，善于察言观色，只要相里氏说好热的天哪，杨氏立刻就拿大蒲扇来给相里氏扇风，比丫鬟扇的还来劲。但这样也不能使相里氏满意，只要有女客人进家，相里氏就故意用话侮辱她，让杨氏在客人面前低三下四，如婢如仆的样子，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威风。

有一次，有人把相里氏的专横行为传到窦皇后的耳朵里去了，皇后召武士彠说：“你的家务事不归我们来管，但大小之间，你不要偏听偏信，不分是非，听说你家里的杨氏很可怜，你该说说相里氏呀！”

这是有德有望的皇后说的话，武士彠听了一来感到受宠若惊；二来感到满面羞惭。回到家来就对杨氏说：“从此以后你莫对相里氏唯唯诺诺了，她如果不愿意，叫她来找我。”

杨氏说：“我一再忍耐，是为了照顾老爷的安宁，否则她生起气来，老爷的日子也难过。”

武士彠说：“不管她！这个人得寸进尺，从前也怪我对你不好，以后我决不迁就她了。”

从此以后，杨氏就逐渐不捧相里氏了，也很少象以前那样替她做事了。

相里氏以为杨氏变了，这还了得！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武士彠和相里氏并排坐在上面，左面是元庆、元爽，右面是杨氏，那天谁知相里氏哪点不顺心，也可能是有意找茬儿，板着脸对杨氏说：“你给我煎两个鸡蛋来，这菜酸咸的不是滋味。”

杨氏望着相里氏气色不对，就忙把手里的饭碗搁下站起来，武士彠抬起拿着筷子的手向杨氏示意说：“你坐下！让云香去煎。”

相里氏说：“我不吃云香煎的，就是要她来煎。”

武士彠说：“她和你一样，你不配叫她煎蛋来吃！”

这一下就把马蜂窝捅了，相里氏把手里的饭碗往桌上菜盘里一砸，菜呀！汤呀！溅得杨氏和元庆、元爽满脸，大家弄得不知怎么好。相里氏站起来用手指着武士彠的额头说：“老娘今天可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还是你这个老狐狸在作怪，你护着小的专门给我作对。不行！你武士彠喜新厌旧靠不住。”

杨氏用手抹抹溅在脸上的菜和汤忙说：“两个蛋一会儿就

煎了。姐！我马上就煎来，请你别生气。”

相里氏不听杨氏说的，直指着武士彠骂：“老娘生有这么大一对儿子，哪点对不起你？你升点官就讨小，讨了老娘忍了，现在想欺我，你妄想！”

武士彠干嚼着嘴里那一口饭，什么也没说。相里氏转过头来对杨氏说：“你这个小狐狸也莫嘴甜，老娘不吃你的，怕你放毒！”

武士彠站起来对杨氏说：“走！咱们走，让母老虎自个在这里闹。”

武士彠走了。杨氏想了一想也硬着头皮跟着走了。这一下可把相里氏恼透了，忙跑去追武士彠，抱住武士彠的大腿狠狠咬了一口，把武士彠疼得叫出声来，索性一脚把相里氏踢翻在地，相里氏扯着嗓门喊：“救命呀！”

元庆、元爽跑了来，不由分说地打了杨氏一顿，直打得杨氏头破血流，等武士彠拿起一根大木棒要揍儿子时，元庆、元爽才把相里氏架走了。一家人的感情，就这样破裂了。武士彠被咬得伤口化脓，将近有三个月没有上朝。

杨氏婚后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这使相里氏十分高兴。现在又生了一个，听说是姑娘，她又舒了一口气。这一回生这个女儿，也算杨氏倒霉：不知什么时候伤着腰，也可能是第二次被元爽打伤引起，身子一阵一阵痛，那一夜将要天亮，腹中疼痛难当，就上厕所去，心想通了大便可能会好，谁知刚满七个月的胎儿，就轻易地生在厕所里了。这且不说，生的还是个女孩。自己想生个男的争争气，可又失望了，所以心头难过，她知道这又被相里氏抓住话柄了，更担心的是女儿会不会活呢？

孩子将要满月，武士彠为了安慰杨氏，想在汤饼会时大

请宾客，压压相里氏的凌人盛气。谁知天公不作美，在满月前三天，武士彠被罢了工部尚书之职，调为利州都督，这一下相里氏就在家作乱了。

武士彠下朝回来，进入后院悄悄对杨氏说：“孩子的汤饼会请不成客了。”

杨氏问：“怕姐姐闹气吗？我看也不请算了，凭着这几天她那脾气，我也怕在客人面前闹出不好看的来。”

武士彠说：“不是为了这，我调职了。”

杨氏问：“调到哪里？”

武士彠说：“到利州当都督。”

杨氏说：“下地方也是好的，没有象京城里这样劳累。”

这话被云香听了，急忙跑到前院告诉了相里氏，相里氏一听就象着了火似的跑到后院来，只见武士彠和杨氏坐在堂前，相里氏对着他俩说：“我听说调了职啦？”

武士彠说：“对！调到利州当都督。”

相里氏说：“看你还高兴哩！到利州这块鬼地方，不死也要脱层皮。听说山又大水又急，每年不是旱灾就是水灾，那里的百姓鬼头鬼脑，心野得很。天哪！这是不用刀在杀人那！”

这一说把杨氏说得有点惶惶然了，不住地用眼睛盯着武士彠。相里氏说：“不去！我们不去，宁肯官当小点，我们就在京城，花了那么多钱买下这栋房子，难道就这么让给别人？”

武士彠说：“利州是苦一点，不过也不要我们去耕田种地，不要害怕，至于房子可以照价卖给别人。”

相里氏说：“你说的轻巧，皇帝说了，还可以找太上皇去，

就说我们刚生孩子，不能上路。去！快去！”

武士彠说：“赴汤蹈火，君命难违，是叫我去当官，我怎么能说不去？”

相里氏无言以对，就用手指着杨氏怀里的女儿说：“我早就说这是扫帚星下凡了，真背时！她还生在厕所里，她生下三天就冲着我病，第七天死了我养了三年的大花猫，这几天老鸱三天两头在我们屋上叫，我心惊肉跳，随时感到要大祸来临，谁知还未满月就把官也丢了，我说这丫头不能养了，再养下去不要一年就要把全家人瘟死哩！”

杨氏听了咬着嘴唇止不住流下眼泪，武士彠也被说得有点不愉快，就说：“不养怎么办？”

相里氏说：“免灾脱祸，花几个钱送到尼姑庵里去！”

杨氏忍不住了，哭说：“这是我心上一块肉，我不忍。”

相里氏走上前对着杨氏说：“你又不是没有姑娘，三岁的丫头站在你身边了，要这么多姑娘干啥？是个小子多少还有点心疼，这赔钱货早晚都要走出家门，有什么可恋的？”

说完躬下腰把遮着娃娃脸的红绡揭开，看了一眼对武士彠说：“你是孩子他爹，你怎么不好好看看，她一双眼睛长得开，是个狠心人；女人的耳朵怎么长得这样大，准要招灾；没满月的婴儿鼻梁就长得这样又高又直；你我这些人怎么压得住？你不信我的话，请个算命的来好好算算，如果说她不冲不犯，我就服你们，替你们推磨好了。”

武士彠听了眈眈眼睛说：“刚才你说的算话了，我就请个算命的来。”

相里氏说：“行！可你们也不能后悔！”

武士彠就叫人去请算命先生，相里氏忙从后院赶到前院

来，叫住家人对他说了一些悄悄话，又摸出些银子交给他，最后说：“事情办好了，我还有赏。”

家人谢了夫人出去了。

算命的来到前堂屋，武士彘、相里氏和杨氏都来听他说，由武士彘报了时辰，算命的掐指一算，现出惊愕的样儿，然后对着武士彘说：“这张八字真离奇，是阴是阳分不清。吉凶祸福超过界，铁嘴难说命中情。”

说完，就要告辞。武士彘也惊了说：“是吉是凶，请先生明说。”

算命的说：“我只能这样说，请大人海涵。”

说完站起来就走。相里氏忙说：“是死是活，请你说清，我们都不怪你。”

算命的说：“能说就说，不能说的就不说。”

武士彘叫家人取一锭银赏他，算命的一概谢绝就走掉了。相里氏对算命的不满意，但乘风驶船说：“可见了吧！人家算命的都不敢说出口，这不是魔鬼投胎又是什么？我说多破费点钱，明天送到尼姑庵去。”

杨氏听了，止不住放声哭起来，就跑到后院去了。武士彘的心情沉重，看了相里氏一眼，也走到后院去了。等他们走后，相里氏喊家人来问：“请算命先生前，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家人说：“我照夫人吩咐告诉了先生，叫他一定要说这孩子命克全家，他满口答应，把我的银子都收了，谁知他又这么说，这不是我的错嘛！”

相里氏也无话可说，加上看出武士彘的心情沉重，也就不说什么，让家人走了。

夜里，油灯盏火黯淡地照着杨氏的卧房，小女孩甜甜地

睡在床上，杨氏坐在床沿盯盯地望着她。突然，武士彧轻手轻脚地进来，杨氏含着泪花站起来，武士彧轻轻地摆摆手让她坐下，自己也拖过椅子坐下说：“看这孩子的命，可能真的不好，为了保住你我的安宁，就把她送出去，你可舍得？”

杨氏听了抽泣说：“不！我领着她离开你们好了，我不能把孩子送给别人。”

武士彧没有说什么，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叹口气就出去了。

第二天，杨氏病了不能起床，大烧大热，不进饮食。这一下相里氏更显得精神抖擞，说话声音也大了，她来到后院对武士彧说：“可效验了吧！这一回你不听我的劝告，这小魔鬼要克死她妈了。再不动手，下一次少不了就轮到你，再下一次我也躲不脱，算命先生都不敢说八字的人，你还有什么舍不得？”

武士彧顿觉万箭穿心，他咬紧牙关，一句不吐。

夜晚，二更敲过，相里氏喊来云香说：“你可见二夫人好点没有？”

云香说：“看样子越来越重，昨天还有些清醒，今天更昏了，两天来粒米不进口，好人也难耐。”

相里氏说：“你悄悄把孩子抱了来，也不要对老爷说。”

云香去后院杨氏的卧房，只见武士彧守在杨氏床边，云香无法不说，就对武士彧说：“夫人叫我把孩子抱过去给她。”

武士彧问：“她要干啥？”

云香说：“可能觉得放在这里不好，夫人要领着。”

武士彘想了一想就说：“抱去！叫夫人喂点什么。”

云香答应后，从床上把孩子抱走，刚要出门，武士彘说：“云香！我把孩子交给你，晚上你多照顾点。”

云香点点头走了。

孩子抱到前院相里氏房里，放在床上。相里氏说：“时间不早，你去睡吧。”

云香说：“老爷叫我们给孩子喂点东西吃。”

相里氏说：“这我会，我养大这么一对小伙子，难道还会不会料理这个小毛虫？”

云香问：“我搬到夫人床前睡，晚上孩子哭了好招呼。”

相里氏说：“不用！不用！你只管放心去睡，保你什么事也没有。”

云香不便再多说话，就这样走出去了。

近三更天，云香突然听见外面有孩子的哭声，急急忙忙从床上起来打开门一看，八月的下弦月挂在西半天，清风吹动着刚开过花的桂花树，孩子的哭声哑哑地从桂花树脚发出来，她忙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二夫人的孩子，一块十分单薄的裹儿被，蒙头盖脸地裹着她，云香忙把她抱进自己的屋里打开一看，孩子都冻得变了青紫色，忙冲点水喂喂，已经不会咽了，她想抱去喊夫人，猛然想到这可能是她下的毒手，就把孩子捂进被里，用自己的身体暖着她，经过好长好长的时间，孩子才缓过来，她又找些甜米粉煮好喂了，天还没亮，云香不声不响的把孩子抱去，放进杨氏的热被窝里，走出来，回到屋关上门就睡觉了。

天亮了，相里氏喊云香，等她起来开了房门，相里氏问：“孩子在你这儿吗？”

云香说：“没有。”

相里氏说：“那她上哪儿去了？”

云香说：“昨晚不在你身边吗？”

相里氏所问非所答地说：“你去后院看看。”

云香从后院回来说：“孩子睡在二夫人身边哩！”

这一下把相里氏的脸涨得绯红，她什么也没说，就回房去了。

武士彠要到利州去上任了，他的住房卖给由他一手提拔的表弟丁亨贞。一来杨氏病体未愈，不能上路，二来杨氏极力要求带着自己两个女儿回文水去，武士彠由于眼前的情况，最后决定满三岁的杨氏大女儿，他领到利州去，杨氏领着刚生的女儿回文水家乡。

文水的武家营，离城五里左右，是在汾河边一个三四十户的小村。那一天风急雨骤，大雨瓢泼，往日清亮亮的汾河水，象谁惹怒了似的掀着浑浊的巨浪咆哮着，一浪赶一浪地朝南方涌去，消失在天地相接的地方。

泥泞的村路上，远处有一道彩虹，一头插在武家营，另一头好象插向长安。一辆马车慢悠悠地走着，车轮过处，发出的拔泥声，仿佛又象相里氏的嘴在咒骂着杨氏一样，没完没了，说个不完。快到武家营，只见一个粗手大脚的头发花白的老头，看年纪五十岁左右，紫檀色的面孔，戴着笠帽，披着蓑衣，手拿锄头，站在路边，眯着眼看走过来的车，年轻的车把式先开口问：“大老爷！下过这大的雨还在这干啥？”

老者说：“你没见这场猛雨把田也淹了。德娃！你不在京都，来干啥？”

德娃说：“送你家三夫人回来了。”

说着，车停下了。杨氏在车里问：“谁呀？”